

大專院校及社會組第一類入選獎陳新添（這一家人）

阿珠這一陣子不再四處串門子，因為她身旁多了七個小孩，有男有女，最小的是國小一年級，最大的是國中一年級，我們都知道，這些都是她的孫子，在都市就業的兒女，暑假期間將孩子送回林邊鄉下，拜託她這個寡母帶上幾天。

七個都市小孩平沒機會接近六百米寬的溪流，來到鄉下，天天可看到他們在林邊溪的堤防附近奔馳，河中那白茫茫的遍野蘆葦迎風搖曳，閒逸飄舞的鳥群輕歌淺唱，伴隨著孩子的嬉笑聲音漫天飛揚，小天使的歡樂氣息，就像是一波波暖流，晃漾在堤防上散步鄉民的心窩。

父親節，阿珠煮了好幾道菜，「你爸爸小時最喜歡吃菜脯蛋」，「妳媽媽天天都吵著要吃這道九層塔炒茄子，吃不厭！」，「麻油雞，碰上這盤，你爸爸可以吃上三碗飯。」，她指著桌上一道道菜，眼波中盡是甜美回味，逐項跟孫子們訴說著故事。

「耶！」一聽說自己的父母小時候就是吃這些長大的，七個孩子齊聲歡呼，筷子一起進攻，一時停不下來，歡笑聲息伴隨著屋外風雨旋律，四處迴盪。

大雨從七號就一直下個不停，到了爸爸節，水花更是漫天狂舞，蒼穹中彷彿是湧動著一整個海洋的水波。

午夜三點，林邊溪潰堤，滾滾洪流攻進村內，雨勢全無止息跡象，大水多面夾擊，兩萬多人口的聚落立即淪陷在滔滔惡水之中。

家家戶戶往樓上逃命，任由一樓家具與家電泡在水裏。

老村長搭著橡皮艇，大街小巷呼喚著他的村民，急切想知道眾人是否平安。

斷水斷電，鄉民在樓上窗口等候救援，臉上盡是倉皇。廚房淹沒，三餐頓時成了大問題，大家只能找出長篙，撈取水中包裝完整的餅乾暫時充飢。

十號清晨，硬被送到鄰鄉醫院休息的老村長，打了一針，中午又溜回來了，臉色乾枯，雙腳在淹沒膝蓋的泥水中艱困推進，挨家挨戶探詢村民是否已經拿到充饑的食物。

「這一家人，幾個孫子嚇壞了。」村長拜託大家幫他注意一下阿珠，有狀況立刻聯絡他趕過來。

積水漸退，穿著長筒雨鞋的志工隊伍開始在爛泥中一步步緩緩移動，口罩與帽子遮住每個人的大半臉孔，只露出亟欲投入救災助人的急切眼神。

「外國人！」一位孫子在樓上認出幾個外型不大一樣的志工，開始大叫。

「Foreigner！」最大的孫子當場秀出一句「外國人」的英語。

「巴西！」一位高挑健美的小姐高舉她的手，用生澀語調的中文和陽光般的笑容高聲回應。

「她是韓國人，那個是從印尼來的，還有，他是馬來西亞人～」帶頭的志工顯然是台灣人，操著熟練的中文，回頭一一介紹他們這一隊宛如聯合國的成員。

「Thank You！」阿嬤一手抓著畚箕，另一手高舉揮舞，站在樓下門口大聲向那群外國志工致謝。

「哇，阿嬤會說英語咧！」這一群從都市回來的小孩樂得像瘋了一樣，擠在二樓窗口大鬧，那些外國人雖然不知道這一家人在笑鬧什麼，但也隨著樂開懷，紛紛揮手致意。

濁水慢慢變成黏稠狀的泥巴，大水肆虐，污水流闊，本來就已經讓空氣中瀰漫著駭人異味，此時因為水勢日漸消褪，積沉的爛泥讓人聞之欲嘔，更讓人痛苦的是汙泥中摻雜著各型各狀、五顏六色的惡臭異物。

每當大小救難車子經過，路中的膏狀泥巴被緩緩移動的車輪推擠，兩道綿綿不絕的震波湧進路旁房子裏，家家戶戶的樓下客廳或是店面裡到處蠕動著搖搖晃晃的穢物，就算是穿著雨鞋也照樣會讓人渾身疙瘩。

宛如一座剛剛被惡水肆虐過的地獄魔宮，整個林邊鄉變成積藏萬年惡臭的恐怖垃圾場，大家一身污穢，蓬頭散髮，面容憔悴。他們似乎已經無暇替損毀的財物傷心，眼前那些難以清除、難以重拾整潔面貌的家園硬生生擺在眼前，這才是最殘酷的試煉。

成了膏狀的污泥，看似堅實，一腳踩上去，卻可以將雨鞋抓在原地，讓人杵在汙泥中掙扎，動彈不得。

街上已無小孩蹤影，想必都已被大人趕上二樓避難，耐不住寂寞的小孩紛紛趴在樓上窗沿，看著滿目瘡痍的街道，惶恐已消失，換上好奇的眼神，不斷打量著在汙泥中前進的一列列救難車隊和一排排的整裝軍隊。

林邊溪的砂石讓人觸目心驚，登上高聳陡峭的堤防，想不到河床這邊的堤防已成緩坡，砂石跟漂流木幾乎已經將溪面填滿，比人高的綿密蘆葦不見蹤影，從堤上踩著細沙，就能直接衝到河流中間的水道旁。

寬六百米的溪床被砂石跟漂流木盤據，鄉內大小排水溝也全部被泥沙癱瘓，蓮霧園積存的泥沙都已經快要掩蓋掉樹上的綠葉，原本將近一層樓高的果樹，此時站上樹旁泥沙，枝葉竟然就在腳下迎風飄搖。

「林邊的特產黑珍珠蓮霧，今年可能吃不到了。」幾天來，四處奔波的老村長是我們得知其他村落重要訊息的管道，他嘆息，其實，我們雖被困在鄉內，也知道村外的蓮霧園已經全部被污泥埋葬。

積水一寸寸消褪，成千上萬的志工源源湧入，以前僅在媒體看過的慈善單位與宗教團體一下子幾乎全部出現在被惡臭污泥盤據的大街小巷。

所有的團體都以最快的效率趕到現場。地勢較高處先行清理乾淨，各團體陸續搭起帳棚和工作站，救濟物資不斷湧進，食物藥品不虞缺乏，就連簡單的全身衣物也可以逐戶分發。

「這裡需要幾個便當？」，「要不要吃一些餅乾？」，「你們需要飲用水嗎？」，「有沒有人需要醫療照顧？」大街小巷裡，志工穿梭不息，盡是關懷，滿溢溫馨。

「需不需要我們幫忙？」一隊隊志工走在汙泥中，腳穿雨鞋，手抓清潔工具，水桶、拖把、抹布，刷子，樣樣齊全，逐戶探詢是否需要他們助一臂之力，每個家庭已經不愁沒有足夠的人手清理家園，災民幾天來內心的陰霾逐漸消褪，紛紛露出久違的陽光笑容。

穿著制服的阿兵哥目標最為醒目，紅衣綠褲的陸戰隊開著重機載走垃圾，帶著鋼盔的工兵鑿開下水道，開來轟轟作響的大車子抽出污泥。

最特殊的是一身包著白色寬衣的化學兵，他們開著車子沿街消毒，遠遠就看見漫天厚重的白霧，大家趕緊掩鼻走避，想不到白霧卻迅速消融在空氣中，車子經過，並無噏鼻異味，眾人又展露笑容，想到惡劣環境中看不見的細菌被消滅，幾天來煩亂的內心開始轉化成平安的撫慰。

環境惡劣，便當的菜色當然難有變化。

「我想吃阿嬤煎的菜脯蛋！」，「我要吃麥當勞！」，「可以叫披薩來吃嗎？」幾個國小的孫子連吃幾天克難式的便當，鬧起情緒，開始起鬨了。

「難吃！」志工送來的免費便當，十來歲的弟弟只吃了幾口，就賭氣地將便當往地上砸。

「吃屎啦！」國中的大姊姊火大了，朝著弟妹大吼：「淹大水，大家都是這樣吃，你們比較好命嗎？撿起來！」

「哇！」最小的那位孫子聽姊姊這一喝斥，搶先哭出來。

「不要罵人。」阿珠憐惜地摸摸他的頭，撿起地上的便當盒，將乾淨的米飯和蔬菜重新放回去，坐在翻過來的水桶上，一口又一口慢慢餵著已擦掉眼淚的孫子。

「謝謝阿兵哥！」七個小孩總算從樓上回到路旁，大家排成一列，齊聲高喊，還有模有樣地向路過的隊伍敬禮。

帶隊的軍官笑逐顏開，也來個標準的舉手回禮。

「Bye—Bye」阿珠又冒出一句英語，孫子們齊聲哄鬧，一長列渾身污泥的軍人，疲憊的臉上也立刻掛滿了歡顏。

水溝清理完畢，堆積如山的垃圾載走了，破碎馬路重新鋪上一層平整的柏油，林邊又重回原來面貌，被惡水蹂躪過的傷痕雖然依舊怵目驚心，但是，鄉民的笑顏總算是回來了。

七個小孩被爸媽載走，阿珠又重新踏上街頭，挨家挨戶探問大家是否已經回復正生活。

老村長的臉色恢復紅潤，但他並不像阿珠那樣到處踏門踏戶，只是拿張藤椅，坐在路邊跟來來往往的村民打招呼。

【全文完】